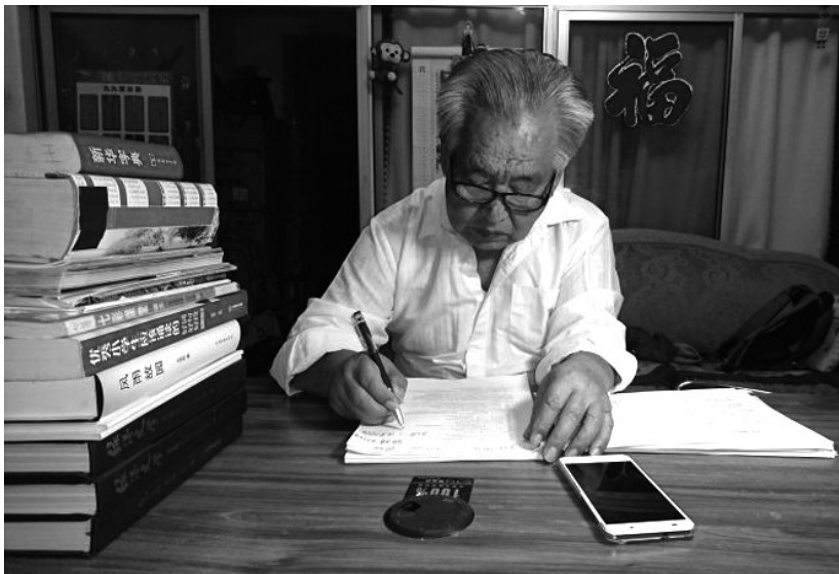


我愿做永远的乡村歌者

王克臣



作家王克臣在迅风书屋创作长篇小说《朱墨春山》

我来说,再写一部长篇小说,无异于“挑战不可能”。然而,为了满足家乡读者的愿望,老骥伏枥,躊躇满志,我接受了这一次人生挑战。于是,我又一次坐在电脑桌前,从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六日,到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历经二百五十八个日日夜夜,以潮白河东的焦庄户、山里辛庄、尹家府等一些村庄的抗战为题材,创作了五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寒凝大地》。当在键盘上敲击出最后一个句号时,泪流满面,双手合十,心里一遍遍地默念:“希伯来,阿门!”

这样,有了百余万字的姊妹卷《风雨故园》和《寒凝大地》,就能比较全面地反映整个顺义的抗战历史。至此,已经出版了小说、散文、随笔、杂文、报告文学集和长篇小说九本著作,加入了中国作协,被授予全国“德艺双馨艺术家”、北京群艺馆评为“终身成就奖”。按照常人的活法,早该歇歇脚,喘口气,颐养天年,完全没有必要再玩儿命。

为家乡的英雄模范人物立传,是我的一个心结。初心源于顺义县委组织部抽调我参加编写《历史不会忘记》。在编写过程中,我一次次采访志愿军战斗英雄董世贵和全国“支前模范”高桂珍,写出报告文学《中国好儿女》,被北京市委宣传部评为“五个一工程”一等奖。

董世贵在抗美援朝中,两次立功。高桂珍是全国“支前模范”。一个是英雄,一个是模范,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同甘共苦,互敬互爱,在朝鲜前线的防空洞里结为伉俪。

高桂珍和董世贵是我多年来尊敬与仰慕的楷模。二十多年来,我曾多次组织中小学生到他们家开展活动,并通过董世贵联系老战友一同座谈。对于高桂珍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董世贵在朝鲜的战斗生涯,日积月累,集腋成裘。他们的形象,日渐丰满,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自此,写一部长篇小说《朱墨春山》,常常萦绕于我的脑际,使我夜不能寐,食不甘味。这部长篇小说既要写高桂珍的

和平生活,又要写董世贵的战斗生涯,极容易写成两半拉。为了使其浑然一体,趣味盎然,我借鉴电影中的蒙太奇,交替行进,交叉描述,虚实变幻,错落有序;采用全景、中景、特写等诸多艺术手段;运用叙述、对话以及心理描写等多种表现手法,使用生动活泼、诙谐幽默的民间语言,既避免枯燥单调,又防止眼花缭乱。

在《朱墨春山》中的第一章里,有五句“顺口溜”：“家家穷,精光净,董家尿盆儿都没剩。叫花子骨牌哗啦响,柴门陋室滚土炕。苦瓜尾巴泡黄连,苦不过朱门盘中餐。三间草屋半铺炕,吼里咕噜一窝羊。顶数高家最风光,杂面糊糊野菜汤。”这五句“顺口溜”,分别指董、朱、宋、杨、高五大穷家。穷则思变,奋发图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家家户户乐而忘忧,老老少少笑逐颜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青年人,在十七岁的团支部书记高桂珍的发动组织下,写黑板报,办土广播,教唱歌曲,大力宣传如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张积慧等志愿军战斗英雄,有声有色,规模宏大。把人民大众在歌声与哭声中凝聚在一起,形成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伟力。着力描写高桂珍的高贵品质和爱国情怀。身体力行,带领青年开垦处女地,种植粮棉菜瓜果;发动群众开展多种经营,养猪养鸡鸭鹅,增加收入。一点一滴地积攒财富,捐献给国家,为抗美援朝出力。

高桂珍替志愿军家属代耕,曳犁拉套,肩膀上渗出斑斑血迹;帮志愿军家属看病,东奔西忙,脸庞上滴着滚滚汗珠。河南村就是新中国农村的雏形。将这些相识的与不相识的鲜活面容,掺和、交织、纠葛在一起,发生碰撞,迸发出亲情、友情、爱情的火花。

《朱墨春山》,试图以文学样式,绘制出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顺义的全景。以老城墟位置,城内,高高的汉白玉石幢、坐南朝北的戏楼、柏林掩映的孔庙、九九八十一层

台阶的高庙。另外还有,拉洋片的,踩高跷的,吟诗作画的,喝酒品茶的,说书卖艺的,吹糖人捏泥人的,簸箕箩簸箕的,吆喝豆芽、芽豆、豆腐丝、豆腐的,挑选大鞭、小鞭、肚带、套包子的,不一而足。

城外,静静的减河,弯弯的罗锅桥;淡淡的燕山,青青的草原;繁忙的苏庄渡口,百舸争流;磅礴的漕运码头,千舟竞发。潮白河两岸,撒网打鱼的,闲坐垂钓的,拉墙打碇子拾地的,蹉跎扬镐开荒的,捋柳芽儿采桑叶挑野菜,的,翻跟斗打把式玩耍的。翠柳舞,黄鹂鸣,燕子斜,白鹭飞。一幅多么幸福安宁的生活图景啊!

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笔无闲日,完成了长篇小说《朱墨春山》的初稿。

我长期扎根农村,融于农民,而不是蜻蜓点水地“体验生活”,因而,我的作品是从黄土地上里长出来的,散发着庄稼与青草的气息。

在市场澎湃的大背景下,我从不为之心动,耐住寂寞,一心一意在文学的山崖上攀登。何也?我想:文学,起初确实是个人爱好,可是,日久天长在文学里,渐渐便产生了一种担当意识、服务精神和赤子情怀,把文学创作看成一项严肃的事业。上承经典,下接地气,为人民写出喜闻乐见的好故事,塑造可供效法的好人物,传承爱国主义精神,提升人的灵魂。

这么多年来,我就像孺子牛耕地一样,不用扬鞭自奋蹄。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坚忍初长、埋头苦干。从一九九〇年出版小说集《心曲》开始,一直将读者群设定为农民。因此,使自己的作品,适应农民的文化程度与欣赏习惯,努力追求通俗、易懂、朴素、耐看,语言精短,韵味无穷。“土而不俗”,这既是我朴素的追求,又是我高远的目标。

文学,传经国之伟业,承道义之担当。铁凝说:“让作家和文学更具尊严和影响力。”作家就该写作,拿作品说事。述而不作,等于空头文学家。作家不像歌星影星,需要常常在舞台、荧屏上亮相。亮相的次数多了,就被人记住了,有望望红天下,未可知之。作家不靠这个,人们所能记住的,是文学作品。所以,没有作品的作家,到头来,就算把名字连同职务,统统刻在石头上,终将被时光打磨。

士志于道,自信自强。文学之路漫漫其修远,犹如万里长征,从第一步开始,就要历练数不清的苦难。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闻鸡起舞,不畏劳苦,不怕艰辛,日夜兼程。以生命为代价,有望越过幽幽低谷,迎来一派斑斑日光。

文学温暖世界,文学照亮生活,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向善的事情。我将十年来创作的《风雨故园》《寒凝大地》与《朱墨春山》三部长篇小说,合为一体,像铁矿石投入时代的熔炉,凝铸成“战争与和平”三部曲,唱给我亲爱的祖国。

第二天,我和央珍互发微信,调侃自己昨晚的壮举。央珍风趣地说:“京城惊现女贼,年龄不详,估计不到七十,注意防水防盗。”又说:“再也不会忘记这次聚会,吃完饭,看海,爬门。”

央珍每一年暑假,都会回到她在拉萨的家小住。她说,只有在拉萨,她的身体状况才一切正常。在北京时,身体总会有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我想,央珍这次是回拉萨的家长住了吧,作为我国第一位创作长篇小说的藏族女性,央珍的成名作《无性别的神》等系列作品,都取材于她的生命所属的那片神奇的高原。

我的脑子很乱。大学宿舍过去的那些美好的时光,有那么多回忆不完的故事。关于央珍的所有记忆,我都会永远珍藏在内心深处……我不能流露出内心太多的悲伤,怕打扰她温暖而安详的告别。更因为,央珍是一个那么乐呵呵的人啊,她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和她的相聚,再相聚,永远是美好人生的组成部分。

或许,有一天,她会从拉萨回到北京呢。

看马汉的小说,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常有会心的谄喜和可资希冀的惊异。细想起来,缘由在于他总能在平易的敦厚中,时不时抖落一些颇自得的小狡黠和非自识的大聪慧——这就让人比较轻松,既获得了进益,却没有丝毫被濡染的别扭和不适。

这是一种禀赋。就文学创作而言,任何禀赋都无所谓得天独厚,更无所谓运数差强,顺逆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让这禀赋以最自然的姿态展示其特有的内质和必然的魅力。

前不久,马汉给《人民日报》写了篇《尊严》,并在微信群中得意地作了自荐。然而面对文友聚会时的称颂,他却羞涩起来,再三声言平凡之作,与那些真正的精英作品不可同日而语。我知道他所有的态度都毫不虚假。他的此文不但灵敏触及了百姓最深衷的心底,表达也极具精准性和感染力,尤其手捏厚厚一沓小钞的心理波澜和那句“如果是哪位成功人士请客,我就不来了”,可谓惊心动魄又感人至深,比之那些“精英文学”真是高明了不少。然而我没将这意思表达出来,甚至在他结巴着声言之时,还故意揆拨了一下,他的脸上沁出了微汗。我喜欢他这副样子,包括得意,包括羞涩,包括谦虚时自知会被识破的忘忘和局促。一句话,喜欢看他禀赋的原生态和纯粹感。

在当新闻处长和《江南晚报》总编之前,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还是青工的马汉就开始写小说了。当时的他纯然一个敦厚而又俊朗的小伙子。涉谈文学,那副虔诚认真的样子能“萌得你满身溅血”。此后入身仕途竟于得风生水起,我有些惊讶。再此后他筹划退居后将杜绝应酬潜心创作,我虽乐见其成却也心存疑窦。因为文学说到底,还是心灵本源和意识底衬的一种袒露,倘若只是境遇改变而仅作的权宜敷衍很难进入真正的境界。

小说集《拯救美女罗娅》其实就是他的回答。

看到那厚厚一大摞文稿,坦白说,我是非常惊诧的。这不仅因为整整十五篇小说篇篇衡虑困心、运力充沛,更在于氤氲其间的韵味,元气淋漓一任天然,即便爱惹的老辣,也能生出些许可爱之天真,这实在太难得了;还有什么比历经江湖沧桑还能保有最初始的本真更令人欣赏呢?

百姓悲喜、官场冰凉、人间烟火、世俗风情,题材丰富性背后的视角多样性、描绘生动性之外的况味延续性、存意平实性内蕴的灵动发散性,这是读了这些小说之后随手写下的文字。这固然能够约略概括马汉小说的大致风貌,但总觉得过于抽象,过于规正,过于因袭小说评述的习惯套路,无法真切涵盖诸多斑斓驳杂而又活色生香的实际感受。可以反映实际感受而且也是马汉小说真正独具特色的似乎该是这么四个词:溢出感(丰沛的)、青涩感(珍贵的)、狡黠感(自得的)和底层感(先天的)。

马汉小说有一种鼓鼓胀胀、浆汁满溢的感觉,尤其致力描述时,那副孜孜吃吃无止无休乐而不疲自我陶醉的样子,大家会印象至深。粗粗看,似乎有点疏于剪裁,挥霍笔墨;细细品,则分明提供了有纵深度的多侧面全息图景。例如《拯救美女罗娅》,对罗娅的被托付、费伟的被起哄以及微信互发都一丝不苟详尽道来,其笔墨的配置几乎与“拯救”过程的主题无异。《逝去的花》写开会间隙,主人公对矮倭买瓜的一段回想,竟然也精雕细琢、无一遗漏。而《劲松巷6号》,明明是写剑梅对父亲白发婚誓的制止,却仍止不住绘声绘色地描写剑梅本人一段情致满满的经历。初次浏览,很容易觉得力道过度(尤其他还喜欢不遗余力地将一些方言俚语拾掇得溜光水滑),习惯之后却会心生留恋。因为细细体会,这些不仅构成了马汉小说鲜明的辨识度,看出他对生活况味与种种细节由衷的珍视和敬重,更是获得一种繁复斑斓、水丰草肥般美感享受的来由。

“青涩感”或许是我对马汉小说特有的体会,冠以“珍贵的”附加词,则表明了我予之的审美态度。探索所有成熟的大文学艺术家的内心,便会发现最为困扰他们的一个悲哀便是,早先那种生机勃勃的青涩因在无法挽救地远去,我暂时无以判论,马汉小说中的青涩感是一种自在状态还是自为状态,我只是带着羡慕乃至嫉妒的目光看着他作无拘无束、挥洒自如的展示。他会津

躬身低俯 绘布衣

——读小说集《拯救美女罗娅》

陆永基

述一只野猫被鞭炮声惊吓后的乱窜——“窜上床头,抓伤男女裸露的体肤。据说在这场惊吓中,受伤的不仅是男女的皮肤。”(《杀手》);他会为一名女演员与一位官员暧昧的初次见面煞费苦心地营造一个富有喜剧感的场景(《名角过兰》);而在《祷告虫》里,一对男女学生春心萌动情窦初开的情景,倘若在心理和生理上没有完全贴合的共振与律动,很难想象会那么栩栩如生地模拟出来。如此,几乎能够凿凿真真地看到一个年近花甲的专员之身在朝着他的青春年代“丢盔弃甲”地穿越而去,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无比感慨的美景。

“狡黠感”,然而又是“自得的”,这与“青涩感”成为马汉小说饱满度和丰富性的一体两面。细读马汉小说,常常会在不意间猝然一惊,尤其被他貌似平实质朴的笔调熏陶得低眉顺眼、心平气和的时候。《亲家》中以“萨萨被强奸”为由头的满篇戏谑阴损又意味丰盈的调皮劲儿自不必再论,《天鹅绒睡袍》里抖落男女之事也无需赘述,仅就《撰蛋》里夏正纲为降服陶仲之所设施的种种微妙的权势手段和《封面人物》中李杰应对领导探询时,那份精细的机巧就让人触目惊心又叹为观止,这些都能看出马汉洞察力的犀利透彻和表达上的得心应手。

“底层感”是马汉小说最为令我感动的一个“先天性”。这部集子的小说题材各异、视角多向,但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性,便是意识上的躬身低俯且毫无矫揉造作,其所持的价值标准也都有着最为平易的常识性和十分难得的世俗感,诸多趣味的流露让人很难相信竟出自一个在官场和文场浸淫了数十年的人。《红痣》《波波沙》《复仇》《杀手》等篇是集中的展示,即便写官场的《封面人物》《撰蛋》,也都能看出这深邃的衬色。这既体现了他渗入血脉的平民直觉,更有一种人文情怀的天然原生感。于我的感性,则会由衷感叹其先天禀赋的坚韧和牢固。

都说某项长处的确立往往会有一种某种缺憾的代价,对此马汉有着充分的自知,这能从他总是谦逊地在不断学习别人的写作技巧上看出来。然而,我却十分纠结,我想,要是马汉当真将那些所谓的“缺憾”全然弥补了,那么,他的小说还能给人以那么多活色生香的快乐吗?

我总感到,禀赋的授予一定附有隐不示宣的密面,但循其特有轨迹而不予顾盼,必定是其内容的至要,对于以求异为圭臬的作家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尽管马汉十分诚恳地希望指出不足,我也同样十分诚恳地希望他只顾前行。前行着并努力走出不负禀赋异彩熠熠的步态来,当是这部小说集真正具有启迪性和超越感的一个意义。

岁月如歌

十月十三日,这一天,我因颈椎错位疼痛难忍,很早就离开单位到医院治疗。这一天,我整个人都感到特别的难受,我在心里问了自己一句:“今天到底怎么了?”

几位北大的同学给我发微信,纷纷询问:“央珍走了是真的吗?”不会的,我笃定地说,一定是有人弄错了。

可是后来,冷冰冰的事实传来。

十八时三十五分,瑞典华裔设计师GALO从瑞典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里悲痛地说:“叶雷(他的助理)哭得很厉害,央珍太可惜了!”他是从北京的一位朋友那里得知的。

GALO与央珍结识于二〇一三年五月。那一年,由我策划并操办的“温馨之约——中国瑞典文化传媒论坛”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知名藏族女作家央珍是我邀请的演讲嘉宾,介绍西藏文学的发展。她的演讲非常成功,我真的为央珍感到骄傲!为了避嫌,我没有声张我和央珍是北大同学同宿舍的关系。我还邀请了我 and 央珍共同的北大同学高建勋,做论坛的瑞典语翻译。那一次,我们三个人齐心携手,推动了论坛的圆

心香一瓣